



與哈佛副國際長的會談 -- 疫情下的哈佛以及中美關係

2020 年 10 月 22 日

Anirudh Suri:

大家好，歡迎來到哈佛校友總會的活動，我們待會會請 Mark Elliott 進來，他是哈佛大學現任的副國際長，我們在幾分鐘後就會開始這次的活動，然後請 Mark 進來說話，但在那之前，請先容我自我介紹並快速的介紹今天的活動，我是 Anirudh Suri，我是南亞哈佛校友會的董事，在這之前我是印度區哈佛校友會的會長，我很開心即使大家身邊現在有許多事正在發生，還能撥空參加，我們代表哈佛大學校方，很高興來自世界各地的你們前來，也很高興校友們就算在世界各地不同時區，還能一起參與這個活動，也很期待 Mark 待會的演講。今天的活動有來自 82 個國家的校友代表，遍及除了南極洲以外的七大洲，畢業於哈佛各個學院，畢業年份自 1955 到 2023 都有，所以我認為今天的活動，不論是規模還是出席者的學識都相當驚人，也證明了全球哈佛校友會的團結，在這種時刻還能聚在一起。我想要特別感謝哈佛校友會及其在非洲、亞太、加拿大、拉美、中東地區的贊助者，感謝他們的贊助並讓大家能來參與今天的活動。你們大家應該都知道，今天的活動是為讓我們以全球性視野了解哈佛大學的最新情況和其他有關哈佛的事務，而最能清楚帶我們了解的就是 Mark Elliott 了，我很確定大部分的你門都知道 Mark 是哈佛副國際長，也是哈佛中國與內亞關係史的教授，就我個人經驗來說，我可以自信的說他為國際學術帶來了很大的貢獻，也間接幫助增強了哈佛國際校友會的實力，他已經去過印度很多次了，上次我們很榮幸能邀請他在印度為我們講課，那次講課讓我們和 Mark 有過很愉快的相處經驗，所以我想要感謝他。事不宜遲，我們就請 Mark 進來，然後我想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問題想要問 Mark，請在螢幕下方的問與答對話框提出，我就說到這邊，各位哈佛校友們，我們歡迎 Mark Elliott。

Mark Elliott:

開場與感謝

謝謝你 Anirudh，謝謝你的介紹，我上週六的確在德里的第一屆年度 Ranji Bhandari 紀念講座中視訊授課，那次活動是由印度區哈佛校友會贊助的，那天的活動經驗很棒，很多人出席，那個講座其實是為了紀念印度哈佛校友會的創始人，今天也很多人出席，我剛剛看了這個活動的出席名單，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名字，所以讓我歡迎你們，下午好或是晚上好，又或是早安，祝你們有個美好的一天，希望你保持健康和理智。很多人說，要對抗這次的疾病大流行，應該要把它當長跑一樣做準備，而不是短跑，所以大家現在都在這裡跑馬拉松，我敢肯定我們現在都很努力，但如果你跟我一樣，那我們可能都在到處問：「終點線在哪？我們跑完一半了嗎？我們在這條抗疫的路上確切的位置在哪？我們還要跑多久？」當然沒有人會有答案，所以這對我們和我們的家人、社區、商業來說特別有挑戰性，而我當然也不想對你隱瞞，這對哈佛來說也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時刻，你可能會想問我：「哈佛還好嗎？」我會回答你，我們其實還不錯，但當然的，我稍後也想聽聽你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你們的回答對我們來說很重要，所以我想今天我會講一下現在疫情的局勢，和我們認為未來幾個月可能的發展，然後回答一些提前發問的問題，很謝謝大家提出了這麼多問題，但很抱歉我無法回答全部，我會盡量回答其中的一些，大概講個半小時左右，然後我會開始回答你們現場提的問題，而在開始之前，我想先謝謝在美國海外的校友們，現在總共有 67500 的海外校友，在過去這幾個月期間幫助我們，謝謝你們寄個人防護裝備給我們，尤其是在當時那些物資在美國境內很難取得的時候，也謝謝你們提供在學生實習機會和其他幫助，更感謝你們在這段期間提供校方意見，告訴我們可能什麼地方做錯了，或是什麼地方應該加強，我們無法一一列出你們對哈佛的貢獻，所以我們深深感謝你們付出的努力。

遠距課程

那現在先來說哈佛的最新消息，我們從今年春末就開始規劃這學期的計劃了，這個計劃似乎有起作用，因為開學至今五星期了，沒有任何一個學院變化得太多，最常被採用的遠距教學運作正常，沒有太大的技術問題，而據我們對學生和教職人員的滿意度調查，大家似乎都對這樣的教學模式感到滿意，雖然這種教學方式可能不是大家都樂見的，但「在這種情況下」…我發現「在這種情況下(under the circumstances)」這句話最近常常被使用，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做得還不錯，以我的例子來說，我這學期開了兩堂課，兩堂都在晚上用 Zoom 講課，以配合在亞洲和澳洲地區學生的作息時間，這對大家都很難適應，我通常要到晚上 11 點左右才能結束授課，在中國和韓國的學生，他們必須早上七點半或八點半就起床上課，而且我也發現線上授課的教材準備非常耗

時，我相信我很多的同事也是如此，必須調整授課大綱和課程要求，因為學生無法到圖書館查資料，他們只能依靠線上的資源，但也因為這樣，我在我的專業領域中學到新的進行研究的方式，這兩堂課都是給研究生的課程，所以我認為這是在疫情過後我仍能運用的新技能。讓我快速的提一下，那些實體授課的學院，像是商學院、醫學院、牙醫學院，這些學院的學生也似乎過得還不錯，這是另一個好消息。

哈佛的疫情

至於每個人都怕的群聚感染，我能很高興地說並沒有發生，我們大多數的人都還是遠距工作，像我、教務長和校長都是，校園內的人數不多，也都有定期做檢測，每周最多會進行三次，取決於他們在校園的停留時間和檢測間隔，而自 6 月以來至今，大學內已經做過約 10 萬次的檢測，我們的陽性率約為 0.05%，在教職員和學生中只有 60 例，這比紐西蘭還要少，所以就這方面而言目前管控得還不錯，我們也有在密切關注波士頓地區的情況，並與附近的大學合作，到目前為止還算穩定，而波士頓的陽性率現在為 1%，這比 8 月下旬到 9 月上旬開學前時還要高一些，所以老天保佑，幸好還沒有發生我們擔心的病例暴增，但我們也無法預測下週的情況會是怎樣，但目前而言，我可以說儘管美國政府的政策缺乏一致性，波士頓、劍橋、新英格蘭地區的疫情還算是在可控範圍內。哈佛高級領導有定期與公共衛生領域的專家進行諮詢，以確保我們能比疫情早走一步，不要有任何令人討厭的驚嚇，而當然這些專家有許多是我們自己的教職員，所以我們很信任他們的指示，但要注意的是，要避免太過自信，因為這個疾病仍有許多未知的地方，而且常常會出奇不意地帶走生命，所以現在在規劃下學期的計劃時，校方也必須相當小心。

哈佛開放與否和線上授課

現在院長們正在討論是否部分開放校園，某些學院的院長還在決定是否允許部分課程實體授課，這部分都還沒有定論，我覺得至少這陣子都還不會做出決定，我們會盡可能推遲下學期計劃的決定，以便我們對疫情的發展方向有更精確的掌握時，再來做出決策。只有那些在 6 月份就宣佈要全面線上授課的學院，明確表示春季課程將全面採用線上授課的方式進行，這些學院也包含了教育研究所。至於大學部，Gay 院長表示，最理想的狀態是在春天能讓大四學生回來校園上最後的一學期，這是最理想的情況，但我再次聲明，這個計劃還沒做出決定，「健康第一，其他的都只是其次」，我確定這個原則也是你們現在生活中做出任何決定的原則。

哈佛國際事務

讓我來說一下現在哈佛大學的國際事務和哈佛的國際學生，首先要知道的是，哈佛在某種意義上來說，第一次與世界隔離了，沒有人從國外回來校園，也沒有人從校園到國外去，今年初制定的旅行政策現在仍在實行中，禁止哈佛國內外的校務旅行，這不但影響了我自己，也影響了哈佛校友、教職員工、大學生和研究生，我知道大家現在都還在數自己已經有幾個月被限制出門了，也嘮叨著有多久沒上飛機，我相信大部分的你們和我們正在體會的一樣，我覺得很多人可能很享受前幾個月不用出門，也不用常常上飛機奔波旅行，但這段時間對我來說很漫長，我其實很想要像以前一樣常常出門，但以現在的情況，我不太可能有這樣的機會，即使哈佛放寬旅行政策，對像我這種拿美國護照的人來說，會允許我入境的國家少之又少，因此這對習慣去世界各國的教職員工和學生，在研究方面產生負面影響，主要是在延遲這方面影響最大，因為有許多博士生必須為了自己的論文研究而出國。希望之後的疫情能有所改善，讓人們能自由出入境國家，現在我們能做到的也只有保持希望，當然還是有些是必須要出入境的例子，我們會仔細的查證，但整體來說還是以不旅行為原則。

所以哈佛現在是處於與世界隔離的狀態，但以另一種角度去看，其實我們與世界比之前都還要更緊密的連結，今天的會面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大學、校友會還有學術上等其他的團體之間共同聯繫，雖然是以遠距的方式進行，但這種聯繫漸漸變多，規模也越來越大，有更多活動你可以參加，而你去參加的時候，再也不是只有一對夫妻或幾十個人而已，而是有上百個人參加。各系和研究中心比以往更忙，邀請很多演講者、準備計劃，主持演講、會議、座談會和研討會，他們的努力讓哈佛教職員和學生能在世界各地都能與同事同儕們互動，這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你甚至不用擔心變胖，因為你不會碰到會議上常提供的餅乾和咖啡，或是會議結束後與朋友享受的大餐，而我們的碳排放也因為沒有搭飛機旅行而大幅減少，所以這些都是優點，我認為之後就算疫情過去了，學術界間的交流模式會永遠地改變，人們發現視訊會議有許多好處，所以未來會更頻繁地使用，但視訊會議並不會取代所有的會議，就像遠距教學不會永遠取代課堂教學一樣，尤其是在彼此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以視訊的方式認識仍然會讓人產生距離感，難以建立關係，但視訊會議的確會改變過去我們學者交流的方式，讓我們更有效地與同事們維繫感情，尤其是對海外的同事和各位校友來說。我知道我未來總有一天還是會必須飛到印度、東亞、拉丁美洲、歐洲或非洲參加會議，我上一次的旅程就是到非洲的南非，我一定會非常期待那天的到來，這種會議還是有其價值所在，所以我們之後會在看要採取哪種形式的會議。與其他學者所建立的關係很重要，尤其是在研究這方面，有 50%的哈佛研究是建立在國際研究關係上，要證明我們參與全球事務的重要性就要提我們這週的活動了。這週是哈佛第四屆國際週，所有活動都是以線上的方式進行，像

是這星期三到星期四，哈佛就舉行了連續 24 小時的開幕直播，哈佛在世界各地總共 20 個辦事處和各學院都有參與這次的直播，讓你無論身在世界何處，無論白天還是黑夜，只要上線就可以接收到哈佛的研究、學習課程與推廣，這次活動很成功，這個計畫已經放在網路上了，如果你想要查看的話可以直接找出你有興趣的部分，只要上網查詢 worldwide.com.edu。

國際學生

而最近針對國際學生、學者和移民相關的法規發展比較不明朗，我知道你們其中很多人都當過國際學生，或是你現在就是個國際學生，所以我知道你們很關注這個議題，我可以給你們更詳細的資訊，但我一個小時後就要和國際學生開會談這個問題，來提供他們一些資訊並回應他們的問題，我就大概說一下。現在政府似乎正盡其所能地讓國際學生更難來美國就學，並製造了更多的不確定性，妨礙他們入境美國或留在美國來完成學位或做研究。就去年 7 月的事件來看，哈佛堅決反對政府阻撓國際學生來美國求學，而哈佛現在的立場也沒有改變，並準備再次強烈反對最近政府提出「簽證時效變更」的法規，這項法規是針對 F1 和 J1 簽證持有者，還有幾天前才宣布生效的 H-1B 簽證新規，我昨天才與一些國際學生開會，待會又要與另一群國際學生討論這件事，Bacow 校長也在最近 The Crimson 的訪問中有表示，他會繼續為我們的國際學生與學者爭取應有的權益，必要時甚至會向國務卿致電，我相信 Larry Bacow 校長是能為國際學生與學者捍衛權益的最好人選，因為他堅信：不論是希望短期移居的學生和學者，還是希望長期定居的移民，都是能讓哈佛進步的動力，也是能讓美國更棒的驅力。

中美關係

另一個我想提的議題最近得到大家很大的關注，那就是美國與中國的關係，我從你們提出的問題得知，你們很多人對這個議題也有想法，而我也是，身為中國歷史學家，對我來說，美國更瞭解中國這個國家，並與中國有更多的聯繫很重要，我對美國政府使用所謂的脫鉤政策感到驚訝和沮喪，政府先把脫鉤政策應用在我們對中的貿易和商業政策上，現在又將其運用在教育和學術上，這影響了美國大學與中國高中、大學的關係，對於「新崛起的強大中國」定義的意見非常多元，就像我剛說的，我從先前提出的問題中得知你們很多人對這個主題很感興趣，雖然我無法回答你們所有的問題，其中有些問題蠻重要的也頗具有爭議性，但我想以更廣的視角來看美中學術關係，或是說美中整體上的關係，以及中國與哈佛的關係。

對這個議題我有兩個想法，根據大多數記載的歷史，我們所稱的「中國」，是個以黃河為文明搖籃的國家，雖經歷國土不斷變更和改朝換代，長久以來，這個千變萬化卻一直存在的中國，不

論是在國土面積還是影響力上，軍事實力、人口、經濟生產力、創意、文學、科學等各方面，中國都是一個不容小覷的國家，更可以肯定的是，即便在 1800 年左右，中國就已經成為世界上的主導經濟體了，我講這些主要是要說中國在過去 20 到 25 年間的崛起，似乎對很多人來說是新的，他們覺得這是對世界秩序的破壞，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中國近代的崛起其實是基準的復歸，這個概念我想這裡所有的經濟學家都很了解，我們正在回到過去歷史大部分時候的狀態，那就是「中國在世界中處於主導地位」，所以我不確定我們在這討論我們該怎麼處理中國有沒有用，我認為真正的問題是，這個世界要怎麼去適應現在的狀態，美國要怎麼應對，歐洲要怎麼應對，還有印度也是，印度這陣子與中國的關係也很緊張，我並沒有這些問題的答案，但我知道這是很多在哈佛和其他地方研究中國的專家正在思考的問題，但我確實認為，歷史可以證實我們是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因為過去大部分的這種問題我們也都解決了，不論是用何種方式，我相信我們會再次解決這個難題。但坦白說，在這個問題上，我不認為我們有多少選擇，因為中國不會消失，我們不可能說跟中國離婚然後搬到別的地方，我們都是這個世界的一份子，我們必須想出一個辦法來和平共處。

所以我對美中關係的想法的確取決於我們如何看待它，在國際關係學界中，我絕對同意美中關係是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所以至於我們該如何看待美國與中國的關係，我希望的是以合作者身分在各種領域上發展，甚至是競爭對手也可以，美國現在在很多方面就有競爭對手，像是英國、日本、德國、韓國和巴西，我想表達的是，世界本身就是複雜的，我們無法用一個標籤標示我們與任何一個國家的關係，但是，將中國視為我們的敵人的想法並不是一個好主意，也不實際，對任何人來說都不會有好結果，因為我們是無法與中國脫鉤的，中國就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要能解決大難題的唯一辦法就是國家共同努力合作，那些大難題包括氣候變遷、公共健康問題、社會不平等、人口老化等等，這些問題是中國和美國可以共同努力解決的。

讓我對這個主題再提出最後一點，那就是哈佛在過去的 30 年都有持續尋求中國大學與機構的夥伴關係，以進行研究上的合作，包括能源、氣候、醫學等許多領域，我們最近也與廣州呼吸健康研究院開始了一個新的研究合作企劃，我們組成了聯合團隊，針對新冠病毒進行研究，致力於研發疫苗、改善臨床實務、研究病毒學與病毒表現等，這項計畫由哈佛醫學院領導，他們成立了麻州病原體預備聯盟(Massachusetts Consortium on Pathogen Readiness, Mass CPR)。這種合作是前所未見的，整個波士頓的生物醫學研究團隊共同合作，來試圖解決疫情所帶來的威脅，也試圖確保若在未來有新的疫情發生時，我們能夠有所準備。因此，哈佛非常歡迎我們來自中國的學生、學者、教職員，也堅信大學應該是一個對全球開放的地方，我們致力於保護國家安全利益，但我們不應該因過度保護智慧財產，導致忽略學術發展，在大學中，智慧財產的目的就是為

了公眾利益，所以我們才會免費發布讓所有做研究的人都能使用，不論他們來自哪裡，我們都在同一艘船上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這就是大學自 12 世紀以來最美好的地方，我認為這個想法是無論如何都值得捍衛的。

哈佛與世界

讓我以 Bacow 校長常說的話來做總結，我們其中很多人可能都在去年 11 月的阿姆斯特丹聽過，我相信你們對那次的參訪有不錯的經驗，那次參訪到現在還沒一年呢，Bacow 校長說：「哈佛得到了很多祝福，所以哈佛有義務在世界上扮演特殊的角色，這個角色就是要尋找真理、知識和其他人尚未能夠解決的問題的解答，然後再將那些真理、知識、解答來讓世界變得更美好。」有些人說哈佛人像住在象牙塔裡的人，失去了與世界的聯繫，還說我們不了解也不在乎世界上發生的事，我可以向你說的是，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哈佛在事實上是與世界緊密連接的，也包含了透過你們校友來連接，世界各地所有校友、教授、研究員、學生每天都正在努力試圖解決貧富、教育與機會不均的問題，也試圖找到疾病的根源，以盡早找到治療及預防的方法，他們也在找新的替代能源，以為我們和我們的下一代實現永續發展，而他們之所以能做到這些，並不是藉由意識形態的說服，而是藉由觀察與從病例身上積攢數年的嚴謹分析數據來達成的，因為你們的努力和支持，哈佛不相信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後真相的世界，從定義上來說，後真相的世界就是一個沒有真理和哈佛的世界，沒有人會想待在那種世界，這世界上還有太多急需解決的問題，我也很期待能繼續與各位合作解決，再次感謝你們對哈佛的支持和你們今天的參與。

Sarah Karmon:

謝謝 Mark，所以我們現在要來回答有些人先前提的問題，還有一些大家即時問的問題，我們有很多關於美中關係的問題，也有一些問題是針對你對美國大選影響的看法，在現在大選將近的時刻，似乎很難不會有人問這個問題。

Mark Elliott:

所以有具體的問題嗎?還是…

Sarah Karmon:

綜合大家對美國大選的問題，你覺得選舉結果會影響美中關係和美國對中採取的政策嗎?

Mark Elliott:

關於這點有很多人在討論，我覺得我的答案很多人不會喜歡，也很難有一定的答案，但兩黨都有一個共識，就是人們對美中關係的理解要重新定義，在 1970 年代初，尤其在 197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初的美中關係正常化，已經跟現在的美中關係不一樣了，世界和中國改變了許多，人們需要重新理解這段關係，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對此都有共識，所以取決於選舉的結果，我覺得一方面我們有可能會聽到美國政府對中國政府、中國共產黨或中國人不友善的言詞，甚至是實際行為，那可能會導致兩國關係非常緊張，我個人認為這很危險。而如果選舉走向另一個結果，我雖不期待美中關係會突然急速變好，但我確實認為我們會制定更長期的戰略，並重啟美中關係的外交對話，包括很多這陣子停擺的重要領域的對話，而這些重要領域確實是中國和美國都需要討論的部分，我認為那些外交對話會恢復，而這個觀念也不會被完全丟棄：我們必須重新檢視事物，試圖重建穩定的關係，雖然可能會比以前還要更複雜，但是美國和中國雙方都必須盡可能修改態度與行為，要重建穩定的關係，大家都必須在互相信任的基礎上對話。而這也是我所期待的。不論是誰贏了大選，我都認為這些是必須做到的，不然我們只會重演歷史過去發生過的情況，就是雙方都不信任彼此也不願意對話，導致誤解，這會造成我們陷入危險並產生更糟的問題。

Sarah Karmon:

謝謝，我們有幾個問題是針對疫情和線上教學的正面影響，哈佛現在大部分是以線上的方式授課，那哈佛將來會開設線上學位或建立國外校區嗎？還有學生在疫情結束後，未來有沒有機會繼續再進行線上上課？而不用回到校園上課。

Mark Elliott:

這些問題都很好，我知道這些問題都是院長們有在考慮的，目前我唯一知道的正式線上學位只有哈佛陳曾熙公共衛生學院，這是在疫情前就有的流行病學碩士學位，而對於未來還會不會有類似這種的線上學位，我沒有答案，這是會由學院最高層所做的決定，也會需要校方的同意，但就我的認知而言機率不大，讓我舉個例子來說明。我相信你們其中有很多人是畢業於教育學院，感謝你們的貢獻，教育研究所在疫情初期就決定全面採用遠距教學了，而且他們還在五月時重新開放註冊，讓學生能在線上取得學位，他們收到了大量的申請書，比歷年的申請人數多上許多，學生也因此比歷屆都還要多，很多申請的學生因為無法辭職到哈佛讀一年的書，所以把這個當作是一個大好機會，希望能在線上就得到哈佛水準的教育，以幫助他們的職涯，我不能代替教育研究所的 Long 院長說話，但如果我是他，我會藉由這次的機會，觀察線上學位的優缺點、成效和師生的滿意度，然後再決定這樣的模式適不適合繼續採用，這會是校方高層會討論的問題，當然這種授課方式可能會引起一些的擔憂，但現在我們大家也不得不嘗試，如果你們能問學習促進處的副教務長 Bharat N. Anand 的話，他對這個問題會有更多的資訊。我無法預測未來，但若未來看到有更多類似這種的線上學位，我也不會太訝異，至於其他種類的線上學習，我們已經有 HarvardX

一段時間了，我想現在有越來越多人知道這個平台，未來在其他學校或研究中心，也有可能會有更多這種線上學習的機會，我們現在正好可以藉由這次機會，看看線上交流的能效如何，雖然線上交流還是有一定的限制，但它的確有很多的好處，而結果如何，我們未來就會知道了。

至於國外校區，我認為反而是會變更少，因為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可以使用線上平台來遠距授課，而且遠距授課的交易成本又很低，我們不用在國外蓋一個實際的校園，我認為國外校區可能現在對大部分的人也沒什麼吸引力，因為他們自己在家線上上課就好了，沒必要跑到教室上線上的課程，你們大部分的人可能都知道，在哈佛任何學院的教職員對國外校園都沒甚麼興趣，因為我們認為如果你想要向哈佛學習，就要到劍橋和波士頓來讀書，但沒有人會知道他們以後會不會改變想法，但若單就經濟層面來說，在近期這不太可能會實現。

Sarah Karmon:

謝謝，下一個問題是關於你前面所提及的，**哈佛研究員和中國研究員正在努力研究打敗新冠病毒的方法**，我知道有很多人想問你是否有關於他們研究的消息能夠告訴我們。

Mark Elliott:

我知道現在有數百個博士後研究員、哈佛醫學院和長木醫學區的全體職員，哈佛公共衛生學院和甘迺迪政府學院的學者，以及其他學院的人都在努力研究，除了他們之外，像是設計學院也在試圖以空氣流動的角度，讓環境更加安全，哈佛的各個學院都正在採取各種措施來應對這次的危機，並試圖找到各種問題的解決方案。醫學院的研究人員大部分都放下了他們原本研究的項目，轉向他們與麻州病原體預備聯盟和廣州呼吸健康研究院合作的研究計畫，以他們的專業知識來幫助研究的進行，我們一直有在發表各種論文，也與在劍橋、美國西岸及國外的生物技術公司緊密合作，研發試驗疫苗，國外的機構負責幫忙哈佛試驗所有的疫苗，我知道他們有多人基本上是全天日都在工作的，試圖得到我們都想要的突破，來幫助我們回歸到正常的生活，所以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對的，大家都在盡全力解決問題。而關於這個問題比較值得高興的是，如果你是新冠肺炎的研究員，你在這段期間是有資格可以取得美國簽證的，這些人可以從國外回來，他們的努力並不只是寫論文而已，雖然論文其實也是幫助研發疫苗一大基礎，總而言之，他們現在正努力以最快的速度研發疫苗。

Sarah Karmon:

謝謝，我們現在只能回答最後一個問題，我很抱歉我們沒有機會回答所有的好問題，今天最後一個問題是：**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時期，哈佛校友可以怎麼幫助哈佛？**

Mark Elliott:

這是一個好問題，我們在這週三上午有個與 Larry Bacow 的採訪，那是哈佛國際週開幕直播的

第一個活動，採訪裡的人還包含我和 Sangu Delle，Sangu 是 2010 屆法學院和 2016 屆工商管理碩士畢業生，Sangu 當時就問 Larry 跟這個差不多的問題，他問在這個非常時期，大學對校友有什麼期望，我很同意 Larry 的答案，他希望校友要做的，就只要繼續做他們自己在做的事就好了，在你們的工作中追求卓越，無論是什麼領域都一樣，努力達成目標，為社會貢獻，成為一個好的全球公民，哈佛大學已經得到了你們校友很多的幫助，就像我先前講的，我們非常感謝你們的慷慨，你們的幫助真的是中文所說的「雪中送柴(炭)」，意思是在冬天時送給別人木炭，讓他們能夠生火取暖，校友們的幫助很大，還幫忙我們很多在學生解決難題，所以你們要做的就只有繼續保持聯繫，我們有部分學生最需要的就是能聯繫的校友，所以如果在你們的城鎮或城市有需要幫助的學生，若你們有辦法以安全的方式見面的話，希望你們能向他們伸出援手，互相幫助，建立關係，建立一個有多領域的人的大學團體，這樣就再好不過了。

Kathleen Danohar:

謝謝 Mark 也謝謝大家的參與，我是南非校友會的會長 Kathleen Danohar，我們今天可以看到，現在的世界比以往都還要緊密連結，我們需要科技、跨境學習與工作，我們必須要關注時事，保持自信及安全，同時保持創意並努力研究，繼續與在遙遠地方的學生及校友保持聯繫，非常感謝你們今天參與我們的活動，再次感謝 Mark 坦白的言論及發人省思的見解，為在這個時代的我們指引方向，我們很幸運能夠加入哈佛這個團體，我們也很期待未來能繼續討論，歡迎大家隨時聯繫你們當地的哈佛校友會，謝謝你們今天的參與。